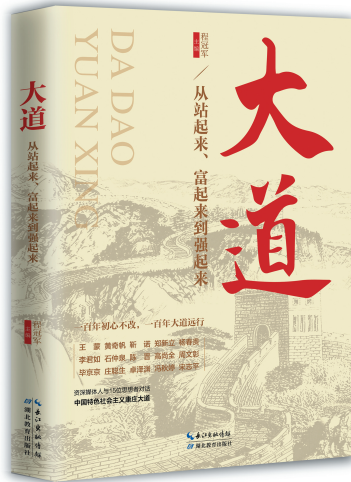


重磅推荐

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回望来路，展望未来

——读《大道：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 张楠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走好中国道路，关键在中国共产党。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也有本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有能力走好中国道路，也有能力讲好中国道路的故事，有能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乃人间正道。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资深媒体人程冠军的新作《大道：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为我们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道路的文化盛宴。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对话王蒙、黄奇帆、靳诺、郑新立、杨春贵、李君如、石仲泉、陈晋、高尚全、周文彰、毕京京、庄聪生、卓泽渊、冯秋婷、宋志平等15位思想者，他们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回望来路，展望未来，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分析中国道路的成功之处，讲述复兴之路的奋进历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献策。中华民族何以实现和迎来三个伟大飞跃、中国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一系列问题，都能在他们的精彩对话中找到答案。

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

在与原国家行政院副院长周文彰的对话中，使读者清楚了解到，中国道路是一条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引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和走好中国道路，周文彰给出了如是回答：历史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但人在其中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我们只有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才能更好前进。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到：一要顺应潮流、二要保持定力、三要做好接力。

这三方面不难理解。比如，保持定力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定力”，一是指雄心壮志、伟大梦想、奋斗目标；二是指信仰、信念、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在谈到对未来改革开放的期许时这样说道，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放光大光彩。解放思想是原动力，只有解放思想才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越走越宽。

文化引领大国复兴

谈及中国文化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老先生指出，中华文化的古老与丰富，“郁郁乎文哉”的繁荣与气概，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我们祖先的立国之本。在对话中，他侃侃而谈，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谈到蓬勃向上的新中国文化、大步向前的改革开放文化，又至引领复兴的新时代文化，讲述了文化是如何引领大国复兴的。比如，程冠军这样记录王蒙的讲述，中华文化到底博大精深于何处？一是博，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二是大，格局胸怀、时空体量。三是精，一方面为人处世上的精明精干，另一方面的精主要表现在文学、书画、戏曲、烹调、园林、工艺上。

王蒙强调，我们热爱与歌颂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我们更要注意研究中华文化的此岸性与积极性、精英性，强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调适能力，强调中华文化的经世致用、乐观柔韧、蜕变破茧、生生不已的特色。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多样化既带来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带来新的课题与挑战。40多年来，文化的理想与实践，古与今、中与洋、革命与建设、传统与现代、斗争精神与和谐观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等文化不断融合，通过结合、优化、创新，使我们不断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有所改善、并不断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大道》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一方面，该书展开了一幅百年大党和中国道路全景式画卷，为研究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添砖加瓦，有助于读者深刻认识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进而坚定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在与15位思想者的精彩对话中，我们能找到中华民族何以实现和迎来三个伟大飞跃、中国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名家有约

解读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万年写入胸怀间：曾纪鑫作品研究》读后

□ 沈世豪

这是一本引起文坛广泛注意和读者浓厚兴趣的新书，书名是《万年写入胸怀间：曾纪鑫作品研究》，洋洋34万字，汇集了国内众多学者、评论家对曾纪鑫创作的文化历史散文、小说、人物传记、戏剧等所写的书评及研究论文。更令人为之惊讶的是，远在西北的甘肃省张掖市，在前些年还成立了一个“曾纪鑫研究会”，在该市的南华书院正式挂牌落户。曾纪鑫是国家一级作家，原来在武汉市从事专业创作，2003年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厦门市工作，现任《厦门文艺》主编、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一个厦门的作家，能得到国内那么多评论家的青睐，并独享被异地列入作家研究的殊荣，并非简单的如俗话所说的“墙里开花墙外香”之故，而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重视的特殊文学现象。

其原因何在？

纪鑫先生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长篇小说、戏剧皆有大作问世，且深得同行的美誉，但他最受文坛和读者欢迎的还是文化历史散文。这种体裁，先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后有易中天的《评三国》，皆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可贵的是，曾纪鑫并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人们常说，“创意就是震撼”，曾先生的诀窍就是以全新的创意，如强劲的阳光和浩荡的春风，裂石穿云，颠覆历史的旧穴，书写叩响学者、专家尤其是读者心弦的新稿。

曾纪鑫有两部厚重的大作：一是《历史的刀锋》，选择了11个影响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人物：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二是《千古大变局》，选择了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量级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同样是11人。这两本书，贯穿起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数千年历史，其波澜壮阔乃至波诡云谲，尽收眼底。

沉睡的历史被写活了，唤醒了！

请先看他笔下的洪秀全。一般来说，人们只是从表面认识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如果从流行的阶级论观点进行分析，他属于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旧社会的造反者。实际上，他有接受新思想、新思潮的一面，同时又没有跳出时代的局限，具有顽固守旧、恪守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面，他是个矛盾的人物。和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不同的是，他创立了“拜上帝教”，并以此聚集信徒、组织队伍。作者用今天的观点进行分析，“拜上帝教”实际是一个接近

堇上诗评

赵德池生于松滋，工作于荆州，为人急公好义，古道热肠，对文学特别是诗歌有发自内心的爱好，有旺盛持久的激情，近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创作了丰富文本，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赵氏审美追求、诗核由来和言说方式在这本《嫩寒诗笺》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通读全篇，我愿意将其名之为“一意孤行的抒情”。

福克纳说，艺术家的活动，就是把活动（生活）用艺术的手段抓住，使之固定不动，制作成一个标本，当有陌生人来观看时，它又能活动了。由此观照《嫩寒》的三个板块，正是在定格光阴、复活时间方面体现出它的功效：“故园之恋”，在抒写乡情、亲情中深情回顾来路，让故乡景物闪闪发亮；“窃窕之章”，在歌咏爱情及“爱情化”的事物——被移情为爱慕对象的象征之物时，表达对人生中珍贵情感的眷恋，让汹涌之爱灼灼其华；“心泉之脉”，在对日常所游所观所思所悟进行反刍的同时，对世界开展智性审视，让人间因这考量而泛出丝丝柔光。

直抒胸臆的坦荡之美中有自我修炼的成熟，这成熟表现为对炫技的抗拒，或者说对技巧的忽视。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人以相对传统的抒情方式，放声吟咏，纵情歌唱。

这情，寄托在对家乡满腔赤诚的“吆喝”中。每个人对家乡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松滋有多美，流水多么令人神往？赵德池梗着脖子说，就是好，就是美！他像一个热忱的赤子，不管你爱不爱就不喜听，就一股脑儿把松滋山水端出来，由不得你拒绝。看看书名吧：《流水，我的女神》《流水，我的童年》《曲尺河》《绿罗，流河》《洗笛绿荫潭》《青石雨巷·西斋黑巷子》《黄林桥吟》《古镇西斋》……简直就是“西大地区”特别是流水名胜的路线图，是浏览松滋风光的一张“活地图”。我们似乎能看到诗人在繁弦密管的生活空间中尽力捕捉的身影和遏制不住的质朴歌声。

这情，隐藏在鲜艳秾丽的色彩和内蕴丰富的声音中。《雨后流水湖·虹》《秋流》等作品，热情大胆，泼墨油彩似的着色，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五光十色、桃红柳绿，这就是他眼中的松滋、心中的家乡。《青石雨巷》有那/雀声、雨声/笛声/磬声/铃声扣着我的念想……”（《青石雨巷·西斋黑巷子》）这是熟稔、勾魂的“故乡之声”。

这情，也孕育在胎记一样终生伴随的乡音土调中。赵德池别乡多年，而乡音土调丝毫不改。我觉得他的很多诗是要用松滋话，南五场的话，甚至是西斋大岩咀一带的口音才能念得顺口、过瘾。不信你听：“我们用西斋话哩哩啦啦/我们用流水方言侃花草/我们用秧莩子挑一把草/我们触碰了九口堰、荷花堰/我们触碰了七丘观、野鸭堰”（《水中草》）。在《掐新伊家洲》《乡音勾魂》等篇章中，脸巴、地榆皮、雁窝窝（而非书面语中几乎算得上很诗意的雁来黄）等土词土话比比皆是，他不因乡音土调而觉得难为情，而是热情洋溢地歌咏、赞颂，不冒犯着被

邪教的怪胎，通过这面镜子和焦点，读者不仅可以认识一个在矛盾漩涡中呼风唤雨又苦苦挣扎的真实的洪秀全，还能够进一步认识到，洪秀全所领导的轰轰烈烈农民起义的失败，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导，近代社会根本无法完成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

再看他笔下的林则徐，国人谁不认识这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华第一人呢？他最大的功绩是禁烟、烧鸦片，是中外为之肃然起敬的禁毒英雄。而纪鑫先生所倾尽笔力的不仅是写人们熟知的事件，而是写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所经历的相对艰难而痛苦的思想历程：由“通时务”到“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到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尔后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支柱。历史选择了林则徐，也成全了林则徐。我最欣赏曾纪鑫此文的结尾，他几乎是以燃烧的激情宣言：

林则徐之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往往是时势造就英雄，哪怕最令人神往的三国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诸葛亮、曹操、关羽、周瑜、刘备等，也为时势所造。而林则徐却不是这样，是他造就了新的时势，开启了新的时代——由他查禁鸦片而引发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迎来了一个屈辱与奋发并存的艰难而痛苦的转型时代。

高屋建瓴，雄视风云变幻；笔墨酣畅，指点人物春秋。

从对这两个人物别具一格的书写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如滚滚滔滔的思想力量在文中呼啸前行，这就是思想的穿透力，也就是学界所言的思辨力，它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剖析历史尤其是剖析历史人物的利器。借人物写历史的创作路数并不新鲜，关键是怎么写。曾纪鑫正是在这最为重要的关节点上，睿智地开拓了独具异彩的新天地、新世界。

他是学历史的，若论对历史典籍上的重量级人物的深入了解，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他并不满足于于此，更不愿意在故纸堆中“讨饭”吃，而是站在今天的视角，以强烈的思想穿透力，对历史人物进行前所未有的新的定位。这是一项艰巨而需要耐心的探索，对典籍、典故包括民间传说、轶事的研究、考察，还有他特别注意对实地的深入观察、调查研究，力求精准地还原这些一身风尘人物的真正面貌，把活生生的历史人物重现于人们面前。曾纪鑫笔下的历史人物总是那么鲜活，那么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仿佛就站在读者面前，甚至可以和他们进行对

抒情，一意孤行

□ 翔韦

贴上“打油”标签的危险，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地域自信和文化担当。

总的来说，赵德池自顾自地吟唱因为无章无法而又天真烂漫，反而避免了“时风”浸染下的一窝蜂式跟风写作、雷同类型写作、伪底层叙事等流弊。

念兹在兹的情爱之困中有自我解脱的旷达，这旷达表现为既求“相应”又不强讨恶要，喃喃倾诉、默默期待的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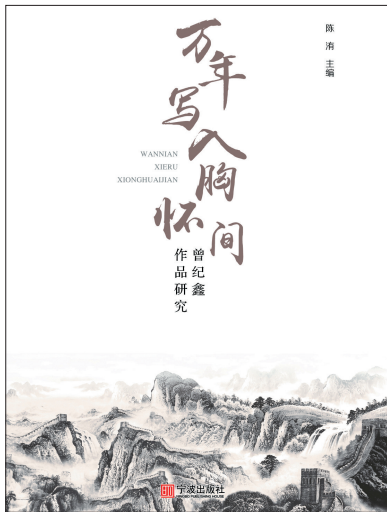
将爱慕对象的具象化与抽象化，以“小妮”（或“妮儿”）出场，有“万千宠爱集一身”的聚焦之效。通读诗集，“小妮”（“妮儿”）无处不在，生动可感，但有时又不可捉摸。我猜诗人耍了一个花招：他虚构了一位完美的女性。有时具体及人，有时只是作为对家乡之爱的一个承载对象来迎接抒情。这样一个“女神”的存在对于诗人来说，大致等同于阿尔东沙·罗任索之于堂吉珂德，玛格丽特之于小仲马，爱斯梅拉达之于雨果，安娜卡列尼娜之于托尔斯泰，洛神之于曹植，唐晓芙之于钱钟书，奥丽芙之于大力水手，黛丝之于唐老鸭。啥都能拉扯到“妮儿”身上来。当看到漫游的小妮花身上有点点嫣红，诗人立刻想到：“是妮儿当初/在水中玩耍/伸手扯下的一抹云霞/从沙滩上摘来的红蓼花/为她涂抹上的软红……”于是，“西斋桥下/流水静悄悄地流/一缕缕的水草/一抹一溜的红/勾起我的思念/勾引着我对她的轻柔……”（《那一天在西斋》）。

将爱情之歌唱得直白大胆，浓烈如酒，有开门见山、面红耳赤的敞亮之效。“风惊蟋蟀芒芒叶上蛸蛸语，/流苏荷塘夜月窥人忆芝兰/绿荫潭呀绿荫潭，/我为你寝食难安/心最近没有你的消息我感觉呼吸无力，/你的只言片语也是我活着的勇气！/不管是山歌民谣，还是那箫声笛音，/任你歇斯底里、狂拽炫酷我也爱听！/亲爱的妮儿你在哪里？/抱着你的名字睡着了我在梦吧！”（《这个夏天想出去》等系列作品，简直是二楞子式的表达，因其真诚真实，不会给人莽撞唐突之感。

将爱情之思再表现得深沉怅惘，有“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的遥念之致，“人居两地，情发一心”（《曹雪芹语》）。恋人之间，因空间距离的阻隔而更产生一种独特审美，思念远方的你是千百年来中外诗人讴歌爱情的“必答题”。赵德池诗中充满等待和期盼，也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煎熬，但没表现出用力过猛、吃相难看。“数尺窗纱 漏月微影/想我的恋人手伸/握住的是夜风/无根 也无恨/喊一声 惊醒了蜻蜓 惊落了蝴蝶”。情景交融，其深可鉴，令人动容！但诚如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艺术作品，当真是恢复失去的时光的惟一手段。

流年易逝，好花不开常时的时光之伤中也有自我涵养的锐气，这锐气发于生命自觉而非强行植入，因而表现为难得的诗性升华。

正如爱默生所言，诗歌中的惊奇并不是表达上



书名：《万年写入胸怀间：曾纪鑫作品研究》
作者：陈清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3月第1版

话，最主要的奥秘就在于此。

思想是什么？不是现成的理论、结论，更不是教条，而是作者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厚基础之上，作家独特的感悟、认识，尤其是新的发现！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让思想冲破牢笼”，难矣！

读者是文学作品最为重要的试金石，曾纪鑫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之多读者、学者的由衷喜爱，当然不是纯粹依靠剔骨入髓的思辨力量，而是首先要好看。文学不同于高深的论文，并非以抽象说话，而是用形象感染、吸引读者。富有戏剧创作经验的曾纪鑫长期在文学园地躬耕，他不仅通晓文学的技巧，更懂得创新的要旨。不少学者、评论家对曾纪鑫娴熟自如的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有许多中肯的评价，例如对细节的运用，对历史诸多偶然事件的选择等等。作为熟知他的老朋友，我认为纪鑫在创作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时，更像是一位胸有成竹并具有某种幽默感的导演。

在《历史的刀锋》一书的“内容简介”中，有一句貌似随意的引语：历史是喜欢同人们开玩笑的。这句似乎无意的话，却透露了曾纪鑫创作时手中那把犹如金钥匙般的秘密——玩笑。对此，列宁也曾经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正是众多显赫历史人物最能诱惑读者的地方，也是文学创作中“四两拨千斤”的地方。

看曾纪鑫这位高明的导演，微笑着，穿越风云变幻，指挥着如此之多的历史人物，一一粉墨登台作精彩的表演，岂不快哉！

的出人意料，而是让人猛然意识到自身生命力的涌动。它不仅提耐读的意象供人回味，而且邀请我们回顾自己的身体感觉。诗，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意志的表述。

“有一尊菩萨 土观布 洗净漂染/缝制成袈裟 食人间烟火 打猪草/扯马草 砍柴炭 将荆树籽磨成粉/打糕 做面窝 将岁月揉进九曲回肠/而后来，/纸钱明烛 香薰灼的灰 飘落在山坡/厚厚地涂抹 润边蒲草 晕红晚霞”……原来，这一尊独特的菩萨，就是长驻心头的妈妈！

“桑葚，桑葚，那一抹情呀/孔子曰适时而食/为什么反季的桑椹/来到了初春？”这里有对于季节的回想；“是谁家的鸬鹚姑娘/将我带回古镇的荷塘……”（《古镇的酒窝》），诗人无时无刻不在“回家”的触动与联想中；“血管喷张着/气魄流动怒吼着”，《我是一棵树》中，有一种清然的生命力；“我们触碰所有的水草与鱼类/我们触碰了命运的归属/我们触碰到了宇宙的起源/就像那水草满溢出的黑洞……”（《水中草》）中甚至还有对命运、宇宙有过短暂的哲学思考。

“夜灯下/木桌上一钵面糊/藤兜里堆着碎布/啪啦声，刮一下/一层压一层/粘贴到门板上她将岁月磨打//十五瓦灯泡昏暗/她本就近视的眼昏花/右手中指上/戴的那枚铜顶箍/一下又一下/嘴唇轻咬/穿针引线/为孩子把鞋纳好”（《想起了老妈妈》）。那个年代特有的生活场景，读来尤为亲切。而这回忆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一去不返，包括母亲也已安息多年，所以回忆之中又带着难言的痛。

我很看重赵德池作为“杏林天使”、吉祥的菩提花的真实性情表述。“我想想天心肌纤维/揉搓成琵琶上的弦/你纤体柔柔反转/将霓裳羽衣曲轻弹”（《真想》）。“太阳的光线照不进小楼/孤独的我压抑不住咳嗽/翻看你梨馅甜美的诗句/融进了我肺热咳嗽的壅堵……”别出心裁的运笔方式，唤醒我们潜藏起来的感受力，以及我们深处的天性。遗憾的是这样带有强烈职业特征风格的篇章为数不多，不然可以有更多话题可谈。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赵德池诗歌“一意孤行”的抒情也造成了他的一些缺陷，比如过于轻巧而厚重不足的问题；过于随意，失之于散的问题；转换过快，在诗歌行进中途产生不应有偏移的问题；枝蔓过多和挖掘不够的问题。这些，读者自能见仁见智。

面对这个飞驰电掣、五味杂陈的时代，有的写作者凌空蹈虚，自带光环，用尽“大词”为时代代言，有人则守护本心，追尋本真，专注于一乡一土、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这些被藐视、被关爱、被回忆的，都因真情浇灌而产生“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氤氲之美。作为一种反射作用力，这些美和温暖又激励着赵德池这样的基层写作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本文系作者为《赵德池先生诗集《嫩寒诗笺》所作的序言。）